



朱

雀

葛亮

著

# 朱 雀

葛亮

—  
著

當代名家·葛亮作品集1

# 朱雀

2015年10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葛亮	亮
	發行人	林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胡金倫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編輯	陳逸華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校對	吳美滿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03	封面設計	莊謹銘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629-4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雀/葛亮著·初版·臺北市·聯經·2015年10月

(民104年). 448面. 14.8×21公分(當代名家·  
葛亮作品集：1)

ISBN 978-957-08-4629-4 (平裝)

857.7

104019109

目次

序言

歸去未見朱雀航

王德威

3

——葛亮的《朱雀》

第一章

格拉斯哥 V. 西市

21

第二章

大興的拉斯維加

39

第三章

古典主義大蘿蔔

63

第四章

她及她的羅曼司

77

第五章

無情最是台城柳

101

第六章

基督保佑著城池

137

第七章

雅可或著褲的雲

161

第八章

布拉吉與中山裝

187

後記	我們的城池……	443
第十六章	歸去未見朱雀航……	439
第十五章	洛將軍守衛墓園……	415
第十四章	錯落的五月八日……	393
第十三章	龍一郎的圖畫夾……	373
第十二章	母親與一個喪禮……	351
第十一章	依舊煙籠十里堤……	319
第十章	東邊日出西邊雨……	273
第九章	阿爾巴尼亞年代……	233

# 朱 雀

葛亮

—  
著



序

# 歸去未見朱雀航

王德威 1

——葛亮的《朱雀》

朱雀是南京的地標之一。在上古中國神話裡，朱雀被視為鳳凰的化身，身覆火焰，終日不熄。根據五行學說，朱雀色紅，屬火，尚夏，在四大神獸中代表南方。

早在東晉時期，朱雀已經浮出南京（建康）地表。當時秦淮河上建有二十四航（浮橋），其中規模最大、裝飾最為華麗的就是朱雀航。朱雀航位居交通樞紐，正對都城朱雀門，往東有烏衣巷，東晉最大的士族王、謝的府邸皆坐落在此。多少年後，王、謝家族沒落，朱雀航繁華不再，唐代詩人劉禹錫因寫下：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1 文學評論家，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葛亮選擇《朱雀》做為他敘述南京的書名，顯然著眼這座城市神祕的淵源和歷史滄桑。南京又稱建業、建康、秦淮、金陵，曾經是十朝故都；「金陵自古帝王州」，從三國時期以來已經見證過太多的朝代盛衰。而南京的近現代史尤其充滿擾攘憂傷，南京條約、太平天國、國共鬥爭，以及南京大屠殺，無不是中國人難以磨滅的記憶。

然而《朱雀》又是一本年輕的書。葛亮生於南京，剛剛跨過三十歲的門檻。他寫《朱雀》不僅摩挲千百年來的南京記憶，更有意還原記憶之下的青春底色。小說橫跨二十世紀三個世代，但葛亮要凸顯的是每個時代裡的南京兒女如何憑著他們的熱情浪漫，直面歷史橫逆，甚至死而後已。神鳥朱雀是他們的本命，身覆火焰，終生不熄。

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間，在歷史憂傷和傳奇想像之間，葛亮尋尋覓覓，寫下屬於他這一世代的南京敘事。而連鎖今昔的正是那神祕的朱雀。彷彿遙擬六朝那跨越秦淮河的朱雀航，葛亮以小說打造了他的「夢浮橋」——跨過去就進入了那凌駕南方的朱雀之城，進入了南京。

## 1

葛亮是當代華語文學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他出身南京，目前定居香港，卻首先在台灣嶄露頭角，二〇〇五年以《謎鴉》贏得台灣文學界的大獎。這樣的創作背景很可以說明新世代文學生態的改變。《謎鴉》寫一對新世代的男女因為飼養一隻烏鴉而陷入一連串的離奇遭遇，葛亮以流利世故的語氣描繪都會生活，對一切見怪不怪，卻終究不能參透命運的神祕操作。這是一則都市怪談，有謎樣的宿命作祟，也有來自都會精神症候群的虛耗，頗能讓我們想起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如施蛰

存的〈梅雨之夕〉、〈魔道〉一類作品。誠如葛亮所說，他想寫一則：

關於宿命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別除了傳奇的色彩，其實經常在你我的周圍上演。它的表皮，是司空見慣的元素與景致，溫暖人心，然而，卻有個隱忍的內核，這是謎底的所在。<sup>2</sup>

同〈謎鴉〉收入同一小說集（《謎鴉》）的作品，如〈37樓的愛情遺事〉、〈私人島嶼〉、〈無岸之河〉等或寫露水因緣、或寫浮生瑣事，就算是光天化日，總是隱約有些不祥的騷動。而那「隱忍的內核」成為敘事的黑洞，不斷誘惑作者與讀者追蹤其中的祕密而不可得。

葛亮的下一本小說集《七聲》以白描手法寫出七則南京和香港的人物故事，包括了外祖父母畢生不渝的深情（〈琴瑟〉），一個木工師傅的悲歡人生（〈于叔叔傳〉），一個叛逆的女大學生素描（〈安的故事〉），一個弱智餐館女工的卑微遭遇（〈阿霞〉）等。葛亮不再訴諸〈謎鴉〉的神祕奇情，轉而規規矩矩的勾勒人生即景；故鄉南京的人事尤其讓他寫來得心應手。他的敘事溫潤清澈，對生命的種種不堪充滿包容同情，但也同時維持了一種做為旁觀者的矜持距離。

《謎鴉》和《七聲》代表葛亮現階段兩種寫作風貌，一方面對都會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充滿好奇，一方面對現實人生做出有情觀察，而他的姿態始終練達又不失誠懇。有了這樣的準備，葛亮於是放大野心，要為南京城的過去與現在造像。

2 葛亮，《謎鴉》（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六），頁二五三。

《朱雀》故事發生在千禧年之交，蘇格蘭華裔青年許廷邁回到父親的家鄉南京留學，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祕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三個世代的傳奇。故事回到一九二三年，女孩葉毓芝隨著父親來到南京繼承祖業。一九三六年，亭亭玉立的毓芝與日本人芥川相戀，在戰爭前夕珠胎暗結。毓芝在南京大屠殺中慘死，死前生下一個女嬰，她的女兒輾轉由妓女程雲和收養，取名程憶楚。時間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憶楚已經是大學生，愛上馬來西亞僑生陸一緯。然而好事多磨，一緯被劃為右派，發送北大荒。文化大革命爆發，程家無從倖免，雲和自殺，憶楚下嫁給強暴她的一個工人。文革結束，憶楚守了寡，舊情人陸一緯卻又不期然的出現……。

如果以上的介紹已經讓讀者覺得頭緒繁密，這還只是冰山的一角。葛亮也告訴我們程雲和原先與國民黨軍官生有一子，暗戀異父異母的妹妹憶楚；憶楚有個兒子卻非親生，女兒程囡的生父也另有其人。程囡和母親和外祖母一樣不簡單，十八歲愛上了美國人泰勒，後者竟是個特務；和許廷邁談戀愛的同時又和頹廢的藝術家雅可難分難捨。小說最後，程囡發覺懷了情人的孩子。

葛亮的文字工整典麗，敘述各條線索人物頭頭是道。饒是如此，他的故事纏綿曲折，讓讀者興味盎然之餘，也許會陷入敘事的迷陣裡。但有沒有另一種方式來看待《朱雀》裡眾多的巧合和繁複的結構？

《朱雀》以時勢動盪為經，家族三代的歷練為緯，其實是現代中國歷史小說常見的公式。但仔細讀來，葛亮又似乎架空了這樣的公式。南京大屠殺、國共內戰、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充塞在小說之中，然而歷史事件畢竟只是《朱雀》裡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背景。她們以個人的愛恨癡嗔將大歷史性別化、民間化。這一部分葛亮顯然呼應了張愛玲（〈傾城之戀〉）到王安

憶（《長恨歌》）的傳統。但我更要說在此之外，葛亮還在思索一種另類的歷史，而他的女性角色也只是這「另類」歷史的載體而已。

我們不禁想起葛亮寫作《謎鴉》的動機是要訴說一個「關於宿命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剔除了傳奇的色彩，其實經常在你我的周圍上演。」在《朱雀》裡，葛亮為他「宿命的故事」找到了一個座標——南京。南京「做為」一種歷史，意味著千百年來一再重複的興衰故事：六朝的帝都，太平天國的天京，南唐在這裡風流過，南明在這裡腐朽過……：。比起來，國共政權所鑄造的南京只能說是瞠乎其後。正因為曾經過太多滄海桑田，在南京，野心與悵惘、巧合與錯失層層積澱，早已經化為尋常百姓家的集體經驗了。

是在這一意義上，《朱雀》裡的種種因緣奇遇紛紛歸位，成為南京歷史輪迴的有機部分。葛亮對故事情節刻意求工，加倍坐實了在神祕的歷史律動前，個人意志的微不足道。故事裡的女性角色都有敢愛敢恨的特性，生死在所不惜。但與其說她們凸顯了什麼樣的主體意識，不如說她們的「身不由己」才是關鍵所在。她們是朱雀之城的女子，注定惹火上身，而我們記得神話裡的朱雀是火鳥，身覆火焰，終生不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葛亮對青年雅可的塑造。雅可耽美敏銳，染有毒癮。葛亮有意將這個角色和蘇格蘭回來的許廷邁作對比，後者的純潔正反映了前者的頹廢。雅可我行我素，出沒有如遊魂，和程囡正是一對當代南京的慘綠男女。雅可的欲力雖然摧枯拉朽，終究氣體虛浮，他最後的死亡幾乎是順理成章。但對葛亮而言，惟其如此，雅可體現了這座城市一種虛無失落的悲劇性底蘊。

但宿命傳奇只是《朱雀》的一部分。葛亮同時反其道而行，深入南京日常生活的肌理。他明白南京在外人眼中所呈現的反差，《七聲》裡就寫道，南京雖號稱古都，但卻「好像是個大縣城」。「南京

人過日子……大多時候，是很真實的……因為日子過得很低實，對未來沒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被磚塊一層一層地疊起來」（〈洪才〉）<sup>3</sup>。藉著許廷邁局外人的觀點，葛亮寫南京人「大蘿蔔」般的質樸，足球的狂熱，熙攘的喧譁。回看歷史，他強調筆下那些女性人物哪怕命運多舛，畢竟都是過日子的能手。妓女程雲和解放後洗盡鉛華，成為稱職的主婦和母親，程憶楚和老情人幽會的同時不忘生火造飯，甚至程因經營她的古玩鋪和地下賭場也似乎就當作是家常營生。

葛亮細寫這些情節，很有些動人片段。而他又提醒我們逆來順受的生活畢竟不能掩蓋蟄伏其下的情緒。「它的表皮，是司空見慣的元素與景致，溫暖人心，然而，卻有個隱忍的內核，這是謎底所在。」這不僅顯現在主要人物的遭遇上，甚至小說裡的配角也莫不如此。語言老師李博士風姿綽約，卻不知怎的愛上了個非洲來的學生，因此紅杏出牆，釀成大禍。從故事結構來說這不是必要的插曲，但葛亮必定以此暗示在南京普普通通的日子下，永遠暗潮洶湧。

就著雅可和他周圍的人物放浪形骸的生活，葛亮寫出南京的頹廢面。但所謂的放浪形骸也有它不得不然的歷史因由。南京「這城市的盛大氣象裡，存有一種沒落而綿延的東西。」這東西兀自在城市的邊緣或底層生長繁衍，

或許，是見不到光的，並非因為懼怕。而是，為了保持安穩的局面。因為，一旦與光狹路相逢，這觸鬚便會熱烈地生長，變得崢嶸與凶猛。

南京彷彿將養著一道心照不宣的傷口，歲歲年年，把日子過下去。但隱忍甚或頹廢的另一端是暴烈，而且每每一觸即發。這是南京歷史的弔詭，也是《朱雀》希望傳達的魅力。

做為一本關於南京的小說，《朱雀》不能自外一個巨大的書寫傳統。早在中世紀左思《三都賦》中的〈吳都賦〉就描寫了三國時代南京（建業）的風貌；庾信有名的〈哀江南賦〉則寫於「大盜移國，金陵瓦解」的侯景之亂後。明清以來孔尚任的《桃花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以南京作背景。而又有什麼作品能夠超越《紅樓夢》對南京——金陵——的追懷？

一九二三年代朱自清、俞平伯夜遊秦淮河，各寫下一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開啟現代文學的南京想像。一九三二年魯迅回到曾經求學的舊地南京，有了「六代綺羅成歸夢，石頭城上月如鉤」之歎；到了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毛澤東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顧盼之際，道盡歷史天翻地覆的感懷。

當代的南京作家書寫南京最富盛名的首推葉兆言。他的《夜泊秦淮》遙想民國風月，戲擬鴛鴦說部，很能托出南京那股新舊時間錯置的曖昧感觸。但《夜泊秦淮》只是短篇合集，未能成其大。其他如稍早的朱文（《我愛美元》）和當紅的畢飛宇（《推拿》）則寫下當代南京的平民風情。至於蘇童雖然不以南京為小說題材，作家本人卻在南京定居多年，耳濡目染，已經成為南京書寫的另一種代言人了。

葛亮其生也晚，連文革都沒碰上，何況更早發生在南京的風風雨雨。然而在世紀之交成長，葛亮畢竟有他獨特的經驗，如何將其融入古老的記憶，是《朱雀》最大的挑戰。葛亮更有興趣的應該是召喚一種叫做「南京」的狀態或心態；南京於他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近於耽美的嚮往。當小說寫著葉毓芝的父親在船頭吹著簫來到南京、當許廷邁和程因在明代陵寢廢棄的石碑頂上做愛，我們不禁要會心微笑：青春的想像如醉如癡，可以讓任何沉重的歷史也多情起來。就此《朱雀》延續了當年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的特色。

更進一步，葛亮要說南京是一種「癮」，而且這癮可能是有毒的。做為南京的魂魄，雅可在噴雲吐霧中方生方死。許廷邁初嘗南京有名的鹹水鴨頭，一上口就欲罷不能——我們後來才知道炮製鴨頭的祕方不是別的，是罌粟。

在這一方面《朱雀》的兩個男性角色——許廷邁和雅可——值得我們再思。許廷邁是有著南京血統的異鄉人，雅可則是古城最新一代的「遺少」或「廢人」。一個站在南京的外圍霧裡看花，一個是陷在南京的內核裡難以自拔。葛亮對這兩個角色都有偏愛——他們都是作家的分身。有意無意間他們尷尬的處境也投射了葛亮本人的兩難。我們的作家其實錯過了南京的輝煌與墮落，是個實實在在的後來者，但生於斯長於斯，南京又是他與生俱來的存在經驗。借箸代籌，我以為葛亮可以由這兩個角色經營更有張力——或更有反諷意味——的南京敘事，《朱雀》的面貌或許又有不同。

《朱雀》裡的南京雖然未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卻突出另一種空間的輻輳力量。南京特殊的吸引力讓一批又一批的外來者到此一遊，以致流連忘返。蘇格蘭的華裔青年、日本的藝術家、美國的間諜、俄國的妓女、南洋的歸國華僑、非洲的、紐西蘭的留學生輪番出現在葛亮的小說中。而南京經驗流散出去，可以在加拿大、在蘇聯、在北歐激起波瀾。南京的「癮」是會蔓延的。

葛亮以空間輻輳的概念寫南京，看得出香港和台灣經驗給予他的啟發。南京無論如何保守，畢竟進入了新的世紀，所謂歷史長河到此漫漶出去，成為一種穿梭空間、湮沒邊界的體會。如此，葛亮將六朝風月與後現代、後社會主義的浮華躁動並列一處，或糅合、擦撞種種人事巧合就顯得事出有因。葉毓芝和日本情人芥川在抗戰前夕戀愛不奇怪；芥川的子女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年之後，成為救贖原罪的奔走者，同時葉的外孫女程囡又和芥川的兒子相互有了性的吸引——這幾乎已經到了隔代亂倫的邊緣。相似的例子是程憶楚異母異父的哥哥暗戀妹妹，甚至向她求婚。歷史在南京的離散與聚合如此盤根錯節，以致失去了原有一以貫之的正義訴求或倫理線索。南京的「謎底」深邃不可測，這是葛亮的用心所在了。

葛亮似乎與鳥有緣，從《謎鴉》到《朱雀》，短短幾年的成績令人驚豔。徘徊在南京的史話和南京的神話之間，《朱雀》展現的氣派為葛亮同輩作家所少見。在長篇敘事的經營和歷史視野的構築上，葛亮仍有可以琢磨的空間，也不妨與當代書寫城市的小說名家繼續對話。

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寫上海六十年的滄桑變幻，古典詩歌裡感天動地的情史化作十裡洋場的欲望傳奇，海上風華的誘惑與悵惘也以此展開。又如賈平凹的《廢都》寫當代西安的聲音犬馬，極類廢也極感傷。長安的氣象在盛唐過後就每下愈況，廢都之「廢」因此不是一時一地的感慨，而是積壓千年的塊壘。台灣的朱天心在上個世紀末以台北為背景寫下《古都》。對朱而言，台北毫無歷史或歷史感可言，但藉著召喚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古都台北，作家寫出了她無處感懷的懷舊，難以發洩的憂傷。香港的董啟章在九七回歸前夕創作了《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前者有卡爾維諾式「看不見的城市」的政治隱喻，後者則諧擬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筆意，預先懷念香港將要消失的繁盛。



旅美的施叔青曾有《香港三部曲》以女性眼光看香港百年起伏，但張北海的《俠隱》才更出奇制勝，沿用會黨俠情小說的形式，為七七事變前的故都北平寫下迴光返照的一頁。

這些作家各自為心儀的城市述說故事，也因此延續了每個城市的「神話」氛圍。葛亮寫《朱雀》想來也抱有同樣的野心。就此我們回到小說最重要的意象——朱雀——以及一隻朱雀形狀的金飾。這只金飾朱雀曾被葉毓芝、程憶楚、程囡三代母女彼此流傳，而朱雀又隨著女人們的情愛對象不斷轉手流浪。朱雀的「旅行」，從家人到情人，從南京到北大荒，甚至到了加拿大，一方面訴說世事無常，一方面暗示因緣巧合，南京和南京人謎樣的命運也隨著朱雀的線索迤邐展開。小說最後高潮，朱雀的來源真相大白，我們這才理解所謂偶然和必然，冥冥的宿命和人世的機巧其實此消彼長，一件民間工藝品竟是見證——甚至救贖——歷史混沌的最後關鍵。

在寫作的層次上，葛亮可以更為自覺地做為說故事人，他何嘗不就像是個打造朱雀的手藝人，他的小說就是那神鳥又一次的神奇幻化。如此，他的敘事更有可能將上古的神話嫁接到後現代的「神話」上。這讓我們想起小說最後，許廷邁遇到朱雀最原始的主人的一段描寫。後者端詳多年以前的對象，不勝唏噓，他於是：

在小雀的頭部緩緩地銼。動作輕柔，彷彿對一個嬰孩。

銅屑剝落，一對血紅色的眼睛見了天日，放射著璀璨的光。

朱雀開了眼，南京的「謎底」靈光一現，這是小說最動人的時刻。而如何持續打磨自己的記憶和技藝，讓作品放出「璀璨的光」，也應該是葛亮最深的自我期許吧。